

有形与无形： 文化寻踪

顾晓鸣
著

责任编辑·高忠
装帧设计·王建纲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有形与无形：
文化寻踪

顾晓鸣
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高 忠
封面装帧 王建纲

有形与无形：文化寻踪

顾晓鸣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092 1/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94,000
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4,200

ISBN7-208-00493-0/C·6

定价 5.10 元

目 录

〔1〕 引 言 大智无形和无形的文化

I

文化研究:悖论、方法论和多维视野

〔9〕 一、文化研究中的几个“悖论”

〔10〕 1. 悖论之一:“纹花”对“文化”

〔12〕 2. 悖论之二:“纹花”的可通译性和不可通译性

〔16〕 3. 悖论之三:时间流中的“文化”

〔18〕 4. 悖论之四:传统文化的双重性

〔19〕 5. 悖论之五:处于时空变换之中的“文化”评价标准

〔22〕 二、文化研究中的若干方法论问题

〔22〕 1. 文化学、文化研究和对“文化”的研究

〔28〕 2. 文化概念和“文化”的词义学解释

〔34〕 3. 若干具体方法论问题

〔44〕 三、文化研究的多维视野

〔46〕 1. 对文化理论先驱者的概略巡视

〔77〕 2. 西方文化理论的基本格局

〔82〕 3. 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若干文化理论环节

II

文化, 在文化的缝隙之中

- [105] 一、文化的“原型”和文化理论的“原型”
- [112] 二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“原型”：“象”
- [115] 1. 《易》的核心是“象”，古代思想的基点之一是《易》
- [121] 2. 作为中国“理想型式”的“象”和“以象制器”
- [127] 3. 从文化的几个重要方面来看“象”对中国文化的影响
- [137] 三、文化学视野中的“文”和“象”
- [137] 1. “象征符号的动物”和两种“理想型式”
- [139] 2. “Homo Pictor” 和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新视角
- [145] 3. “文”和“象”体现的中国文化通观
- [152] 4. “象”这种“理想型式”在积极方面的特点
- [163] 四、在犹太—基督文化中寻找“原型”：上帝及其意象
- [164] 1. 犹太文化为世界文化提供了一个“文化脚本”
- [170] 2. 犹太“纹花”（意象/象征符号）的内在结构
- [177] 3. 犹太文化通过“纹花”对其文化艺术的影响
- [182] 五、文化：人为的事物
- [188] 1. 文化：以人的经验为中介
- [197] 2. 经验：内在环境和外在环境
- [202] 3. 文化和人类一般经验的外化
- [210] 4. 意义、准世界和文化空间
- [215] 六、从“生存空间”到“文化空间”：以犹太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| 文化为个例的分析 |
| [217] | 1. 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是文化发生的物质基
点 |
| [225] | 2. “中介性客民”的存在和活动形式如何外化
为犹太文化的特征 |
| [236] | 3. 犹太文化的若干内在因素对世界文化的意
义 |

Ⅲ

货币·礼·权力·信息：文化及其 “泛化媒介”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[244] | 一、货币和文化：悖论与两难 |
| [246] | 1. 货币是人类最大的文化象征符号 |
| [247] | 2. “事理”不能完全取代“人理” |
| [250] | 二、“货币与文化”视野中的中国文化特
征分析 |
| [251] | 1. 中国生产形态的双重特点 |
| [254] | 2. “天人相应”的文化原则 |
| [256] | 3. 高度“符码化”的文化 |
| [258] | 4. 重教育的文化和“内化” |
| [259] | 5. 性和生命活动的双重特点 |
| [260] | 6. “内旋”和“武化”的交替 |
| [261] | 7. 中国式的“理”和“礼” |
| [265] | 三、“礼”的文化机制和利益关系 |
| [270] | 1. “礼”的文化学实质和对“礼”的反叛 |
| [277] | 2. “礼”、利益关系和文化的变迁 |
| [282] | 四、文化的“权力学还原” |
| [284] | 1. 文化评价背后的权力因素 |

[287]	2. 处于权力关系中的文化人
[290]	3. 权力关系在文化品内部的表现
[295]	4. 文化品：“自身”和“象征符号”
[298]	5. 利益和实践：文化的选择机制
[306]	五、生产力和信息：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
[307]	1. 文化：生产力、信息、心态和氛围、象征符号和遗传机制
[310]	2. 现代社会发展对文化各方面的影响
[313]	3. 决定未来文化趋势的几个内在因素

引言：大智无形和无形的文化

当我似乎已抓住了“文化”的某一个关节处，正预备写下这本书的第一个字的时候，忽然想到了《大般涅槃经·寿命品》上的一句话：“是身无常，念念不住，犹如电光、暴水、巧炎，亦如画水，随画随合。”文化亦如是。文化在时间流中，在人的活动和动作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中呈现、谈漠、消失；每一瞬间，有明明白白的“文化”在，但转眼之间，已成过去，岂不正如水中画写，随画随合么？因此，抓住文化，谈何容易。文化现象，闪闪烁烁，起自人类之肇始，多少哲人学子都试图用种种不同的语汇和方式，留住它，把它描述出来，但不料他们的这些努力也在时间流之中，成为水上之画，绝大部分也是随画随合，随着时代的变迁消失了；剩下来的片言只语、残墙断垣，与其说本身就是文化，还不如说它们只是过去已逝的文化的踪迹——如果没有今人根据哲学、社会学、美学、心理学，乃至

语义学、图形学以及博物考古，对它们进行释义，它们并不体现应该体现的文化；相反，在眼下一瞬间的人的举止、衣服的式样、文章的语言……等等之中，依靠同样的释义方法，人们却可以看出倒溯几千年的民族文化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一瞬间，世上的一切都存在着昔日文化之踪迹。

文化如水上之画，随画随合，留下的只是文化的踪迹。在“水上作画”的，是人的历史活动，留下的文化踪迹则遍布于人间一切的一切。天然的石块一经人搬动，摆成了巨石阵，这便留下了文化的踪迹；石块纹丝未变，文化在哪里？天上的太阳，可以说丝毫未受到人的影响，纯粹的自然之物，但由于人们的畏惧、诅咒和颂赞，它却成为一种“文化的太阳”，具有那么多特定的文化意义；文化在哪里？至于那些经人加工和创作过的东西，其上面的文化痕迹更是历历在目了；但仍有这样一个问题：文化在哪里？文化来自何方？我们说，在时间流中的人的活动，为它们带来了文化的意义，在它们上面留下了文化的踪迹。也正是今天人的历史活动，使这些踪迹重新“复原”，呈现出已逝去的文化。但是，时间之流，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，今日的人们在今日的活动之中，有今日之需要。处于今日之情境，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复原昔日的文化？

带着这样的眼光，来检视一下我们通常认为的“文化品”，例如绘画音乐、语言文字、建筑园林，就会发觉，它们与其说就是文化，还不如说是文化的遗迹。同样需要有文化的释义，才能呈现身上所带有的昔日的文化；而这种

文化究竟如何模样，反过来又依赖于今日人们的历史活动、今日之情境和今日人们的科学眼光及方法。

这样，文化确是难以把握了。如果粗浅地把文化分作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人的历史活动过程呈现的模样；另一部分是历史活动留下的文化遗迹，那么，由于上述的特点，文化必然具有一种特别的不确定性和特别的广泛性。

于是，对任何特定文化的研究，对任何文化现象的把握，以及对文化概念本身的探讨，都需要有一种特别的方法论；不能像对待物件那样对待文化，不能用定义简单地框定文化概念，要追寻，在追寻各种文化踪迹的过程中，追寻文化概念的踪迹。

所以，这本书的标题叫做：“有形和无形：文化寻踪”。

事实上，近代文化研究的兴起，就是从追寻文化的踪迹开始的；大规模的考古，是从器物上的文化遗迹着眼，来复原已逝去的年月中人们的活动样式；文化人类学，则通过对现在这一瞬间正活动着的原始民族活动样式的调查研究，比照作为文化遗迹的古书记载，来复原已逝去的年月中人们的活动样式。而这类复原工作所依靠的眼光恰恰又是今日活动的结果和出发点——一切文化研究，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：处于今日文化的人，用今日文化的视野，追寻昔日文化的踪迹。

问题的复杂性在于，今日的文化，此时此刻的文化是转瞬即逝的，在人们即将把握的一刹那，它即成过去，这就产生了一种辩证意境；我们追寻到的昔日文化的踪迹，往往是今日文化的返照；而我们把握住的今日文化其实仍是一种历史的踪迹。

文化的这种廓然无形、大而化之的特性，不由得使我们的先人警叹：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何哉！”（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）与自然相对应的人的文化弥散于人的一切活动，人是什么？人便是文化，文化便是人；社会是什么？社会便是文化，文化便是社会。这种讲法不管听起来有多少唐突，但本质上便是如此：个人——社会——文化是三位一体的。从个人来说，人之不同于自然的动物，就因为他有文化，按文化的样式行事；而社会无非是有文化的个人的组合，在人和物体之上呈现的“社会”，其实就是文化之网。这样一来，文化概念如同文化现象一样的廓然无形、大而化之，它弥散于一切关于人、社会和通常意义的文化概念之中，甚至可以说，所有的这些概念都可以归属于或者改造成某种文化概念——物质名称，可以引出“青铜文化”、“核文化”之类；社会科学术语，可以极方便地加上“文化”两字，例如“制度文化”、“法律文化”；地理气候乃至神怪传说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算作“××文化”的一种。于是，文化概念在无限扩大的过程中，反而消灭了自身；与其他概念相区别的文化概念究竟在哪里呢？这在科学研究中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讲了半天的“文化”，结果发现只是把原来学科的概念换了一种说法；相反，许许多多不带文化两字的研究，其实却是在严肃地进行着文化研究。

这样，我们不仅要追寻文化的踪迹，而且还要追寻文化概念的踪迹。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：文化的踪迹依靠文化概念之界定而得以呈现；而文化概念本身则在文化事实的分析过程中逐步清晰起来。

这就决定了一本关于文化的著作应当如何撰写的方法论。近代文化史先驱著作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的作者，瑞士人雅各布·布克哈特颇有自知之明，他在该书的引言中写道：“事实上，任何一个文化的轮廓，在不同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；而在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母，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影响的这个文化时，作者和读者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了。在我们不揣冒昧走上的这个汪洋大海上，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；本书所用的许多研究材料，在别人手里，不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和应用，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。”我的心情大致也是如此，因此也完全同意他在“引言”中开头的第一句话：

“本书的书名标志它本身是一篇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。”而他用的德文“论文”(Versuch)一词，原意即为“探索”和“试验”。任何文化研究都只是一种对“文化”的“无形之流”的知性加工，一种使不定形之流定形，使多重意义的载体趋近于某一种意义系统而已。

任何文化研究都是一种文化寻踪。

所以，你正在读的这本书正是在“Versuch”一词的双重之涵义上写成的：以论文为形式，对文化踪迹的追寻……



I

文化研究：悖论、方法论和多维视野

一、文化研究中的几个“悖论”

不管你给“文化”以什么样的定义，“文化”的外延总是无限地扩大，最终成为一个包罗万象、大而无当的概念；反过来，不管我们从如何恢宏的广义文化概念出发来考察文化现象，结果呢，总是用一个极其狭小的文化方面来“偷换”了那比较全面的文化概念——例如以某一家古代思想流派为某民族的“文化”，以某些形容词和名词来指称某种文化特征，或以考古器物和艺术作品来等同某种文化……。近年来，我国文化研究日益繁荣，但这种矛盾的情况却隐蔽地构成了一种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障碍，要解决这个矛盾，固然有待于对文化概念作更科学的鉴定和讨论，但关键所在，不是一两个完整的定义，而是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一种分析文化的更辩证的方法论。本节就从这个想法出发，直接从“文化”和文化研究中所包涵的种种矛盾着手，通过分析这些类似“悖论”的问题，来

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文化研究的途径。

1. 悖论之一：“纹花”对“文化”

这一悖论已经明显地包含在文化的用词上了。无论中国还是外国，人们都在两个极端的意义上，使用“文化”（如英文culture）这个词。一方面，文化表示区别于自然的一切，文化就是人，文化就是社会；另一方面，却指知识分子的文化（“学文化”中的“文化”），这两种用法总是发生混淆，是造成文化研究中概念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各种文化概念可以说是两者之间的一种连续流，从而产生无数外延内涵不同的文化概念。既然如此，人们为什么不另造新词，以便把这两个语义分别用两个词来指称呢？

这里就包含着文化构造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。如果我们把广义的文化看作是人的整个生活样式，而狭义的文化则是象征符号系统——“纹花”；那么，一方面，正是“纹花”记录了广义的“文化”，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人们生活样式——制度、风俗、礼仪等等，由语言、文字和文化艺术品构成的小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大文化的体现，两者若即若离，合二而一；另一方面，“纹花”记录和反映大文化，总是不全面的，这不仅因为“纹花”系统本身必然有局限性（如用音乐、美术、文学反映大文化都各有其局限性），而且大文化变为小文化的过程，具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机制。因此，“纹花”只能看作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一个群体人们的生活